



麦 收

□朱先河

在农业机械化迅速发展的当下，传统麦收这种有仪式感的农业劳作，恐怕只留存于荒僻的乡野，或存在于曾经在麦田劳作的人们遥远的记忆里。

麦收，从小满开始。

小满之前，麦子灌浆正是关键。小满未满，但似已望得见小麦覆陇黄。邻村小满会前，爷爷总会把镰刀、木锨找出来，仔细看看用不用去掌把镰、更换一下木锨头。镰刀、木锨摆在夏日阳光下的那一刻，麦收仪式就此启动。

15岁那年，我有了属于自己的一把镰刀，那是一个近乎神圣的时刻。因为之前我只能“童稚携壶浆”，如今能够像大人一样站在田垄的起点上，飞快地挥动镰刀，汗水滴在炙热的黄土地上，享受地看着身后金黄的小麦整齐放倒在田垄上，这是获得尊重的起点。有一把自己的镰刀，就像骑士有了属于自己的战马，就像刀客新铸了一把属于自己的钢刀。

提起镰刀容易，但真要像模像样地挥动镰刀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大人左手一拢，右手镰刀一挥一提，麦子就顺顺溜溜、整整齐齐放倒在麦茬上了。看是看了，学是学了，但是自己一上手，全然不是那么回事！左手一拢，麦子不听话，该散的还散；右手挥镰刀，低了挂

到麦根上拉不动，高了麦茬高得拦脚。眼瞅着大人远远地快地到地头了，我挺起快要断掉的腰杆，用衣袖擦擦流进眼睛里湿辣辣的汗水，心中的绝望就像白亮的日头一样，闪人的眼。我擦擦汗，埋下头继续割起来，耳朵里只能听见镰刀时而清脆时而滞滞的声音，心底的一份倔强慢慢扎根，绝不让人帮，绝不退出不干，绝不……啥叫志气？这就是，不能对不起新掌的镰刀，不能再退回到送绿豆水的队伍去！火热的镰刀把磨出来的血泡就像挂在胸前的“一级战斗英雄”奖章。种田人有股子犟脾气，人穷志不穷，就是在这征服庄稼活、征服自己中锻炼出来的。道理就这么简单，认怂了，麦子就烂地里了，时间久了，地就荒了，生活也就废了。

那时，麦子割了要拉到打麦场里，用脱粒机打场。打麦场一般临时设在麦田的地头。当然，也有人家的打麦场在村边固定的地方。

造出临时的打麦场需要先把麦子连根拔起，用铁耙初步平整，均匀洒水后，用石碾压实就可以了。新收割的麦子必须尽快运到打麦场，连夜不停地脱粒，再把麦子运回家里，因为麦收时间紧，又怕下雨。一旦遇到连阴天，来不及脱粒的麦子就会发霉甚至发芽，那才要了种田人的命！

后半夜，打场暂停。我们这些半大

孩子会争取取下来看场的差事。尽管大人有些不放心，但我们会保证不动电、不乱跑。我们也确实不会乱跑，白天劳作的倦意已经袭来。深夜的麦田是个神圣的所在。躺在温热的麦秸堆上，扒拉些麦秸盖住腿脚，头枕在弯曲的手臂上，神奇时刻就开始了。一切光都隐去了，远处，淡淡的银河时隐时现；近处，深蓝天幕上繁星点点。一切声音都隐去了，耳畔只有虫子的吟唱声。一切暑气都隐去了，凉气从田地里升腾开来，风掠过树梢，夹杂着麦田里微甜的气味抚过来。梦来了。

麦收是紧张的，却也只是“三夏”之一，不过也是最需要速战速决的。尤其是正打场时，天气预报有雨，几家人就轮班倒，甚至几天几夜不合眼，困了就在打麦场里眯上一会儿，根本顾不上吃饭。此刻，孩子们就是后勤保障部队，提了馍馍、烙饼、咸菜和绿豆小米粥，在树荫下等着大人轮流吃饭。几家的饭菜混搭在一起，比比东家的咸菜脆、西家的烙饼香。

天气燥热，补水是极为重要的，大桶的绿豆水、梔子水管够。其实，我们最喜欢的还是大井里抽的井水，这井水硬生生地把火辣辣的暑气击退了，喝上几口，浑身畅快。可大人却不许，说是冷热相激伤了身体。不过我们有办法消暑，用玻璃瓶装了绿豆水放到井水中

冰着，等一会儿拿出来喝，既冰凉又解渴。

麦收，就要颗粒归仓。小孩子下地捡麦穗，多半是为了家人的奖励，或者攒一兜麦子去换个冰棒。大人不一样，他们总是趁着打场的间隙或者在麦子归仓后，顶着毒辣辣的日头，顺着田垄弯腰捡麦穗，甚至把脱落的麦粒捧到布兜里。当时，我心里想：几个麦粒能值多少钱？和粮仓里的麦子相比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，为什么还要费力气去捡？后来，我越来越能理解，从冬到夏几番侍弄，每一粒粮食都是自己辛辛苦苦伺候成熟的，也都得了天地日月、风雪雨露的照应，都有资格被收获，而不应该被遗弃。麦子归了仓，街坊四邻都习惯各家转转，看看麦子的成色，扔几粒到嘴里嚼嚼，谁家麦子骨重、谁家麦子发黑、谁家麦子落口甜，即使不明说也各自清楚。落了后的，自会寻思问题出在了哪儿，来年如何做。这不仅仅是收成咋样的问题，而是关乎庄稼人的名声。

如今，麦子几乎全部用机械收割，家门口接麦子，田地头付费用，一切简单到没有感觉，上面文字里麦收的过程全然陌生，近乎于上古传说。过程没了，故事就没了，那份苦乐也就没了，也就无趣了。

芒种时节至，有芒可收，有芒可种，农时没变！是为记。

六月

□地 铁

有没有比白云更白的帆
有没有比蓝天更蓝的海
有没有比流水更清的水
有没有比石榴更燃的花
有没有比风儿更凉的静
有没有比六月更纯的光
那是一条路
像我曲曲折折仰天倒下的躯体
与黎明一起缓缓伸展的影子

父亲的代销点

□刘曙光

20世纪80年代，父亲在村里开办的代销点以商品种类齐全、质优价廉、服务周到在三里五村颇有名气，在我童年、少年时期留下了深刻印象，至今记忆犹新。

父亲是种庄稼的行家里手。分了土地后，他辛勤劳作，家里生活慢慢好转。农闲时，父亲卖过生柴、收过废品，很会做小生意。那年腊月，邻村亲戚销售郑州产的邙山酒，爱抿两口的父亲品尝后，觉得这酒是老百姓爱喝的酒。父亲一琢磨，就想在村里代销这个酒，赚点零花钱贴补家用。说干就干，父亲从亲戚那里拉回十几箱酒，让我在红纸上写了“代销邙山酒”几个黑色大字贴在胡同口，算是卖酒广告了。乡亲们知道后，不断有人来买，都说好喝不贵。

我们村有1000多口人，乡亲们来我家买酒时，顺口会说还得去村里的代销点买油盐酱醋茶之类的日常生活用品。顺便说一句，当时村里只有一个代销点，设在大队部，经营代销点的老李家在村西头，每到吃饭时就关门回家了，乡亲们买东西很不方便。父亲又一琢磨，觉得我家光代销酒有点单一，如果再卖些日用百货就方便乡亲们了。父亲决定干脆在家里开个代销点。父亲跑东跑西，很快就办了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。父亲就地取材，在小院的东屋用砖和木板垒了一个简易货架，用一张三斗桌和三口瓮连在一起作为柜台，三口瓮里分别放散装食盐、酱油、醋。“准备妥当后，我和父亲赶着毛驴车，去县城进了一批货。回来后，我们把货品分门别类，一一摆上架。祭灶前一天，在一阵巨响的爆竹声中，我家的代销点正式开业了。

现在想想，当时改革开放刚开始，受“割资本主义尾巴”的影响，乡亲们的思想比较保守，除了种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外，一时还想不出什么致富门道，父亲应时应势开办代销点，让我很是敬佩他的远见。

开业后，父亲马上召开家庭会议，为代销点的经营定下规矩：一是物品价格要低。按进货的价格，加较低的利润。二是物品种类要全。凡是乡亲们来买而没有的商品，都要清楚地记在进货本上，下次想办法进来，哪怕一根针、一撮线、一个纽扣。父亲常说：“百货对百客，说不准谁需要什么。”几年下来，我家的货品不断增加，几乎可以满足乡亲们日常生活需要。三是物品质量要高。同样的物品，一定要选购信誉好、质量优的厂家，明码标价，童叟无欺，一分价钱一分货，不能含糊。

货真价实，服务态度好，乡亲们都愿意去我家买东西。春夏秋冬，代销点没有歇过业。不管什么时候，买多少东西，大人还是小孩，父亲、母亲、姐姐和我从来没有不耐烦过。特别是小孩来买东西，担心小孩回去把钱弄丢，家人总是把找的零钱包好，花多少、剩多少给孩子交代清楚。我是“门

里出身”，打开业起就是营业员，品尝了不少小零食，瓜子、糖、炸虾米，现在回想，这些零食都特别有味道。

乡亲们还不富裕，买东西有赊账的。父亲依据村里8个生产小队，把白纸一割，做成8个精致的小账本，封面写上第几队、几年几月几日立，哪个队的乡亲赊账就记在哪个账本上，还账时好找账单。关于记账，父亲常说的一句话是“再忙先记账”。母亲不识字，谁赊账就先记到心里，我们回家后，母亲口述，我们仨记账。为使代销点正常运转，一般一年有两次要账节点，一次是年中的六月初八本村古会，一次是春节前。平常是不要账的。当父亲拿着账本去乡亲们家里要账时，看到有困难的，就适当减免或只收成本钱，特别困难的就一笔勾销。还了账的，父亲当即用笔画去，再在账目下面注明几年几月几日谁还的，清楚得很。

我清晰记得，父亲记账写的钢笔字端庄隽秀，一笔一画尽显书法功底。有意思的是，比如有人赊了一斤醋，父亲就会记上谁几月几日酸几斤。赊食盐，父亲记的是咸几斤。赊酱油，父亲记的是油几斤。遗憾的是，我当时没问父亲为什么这样写，难道说写下酸、咸才能更体现它们的本来味道？还是老父亲独特的生活趣味或情调？

父亲善良厚道，做事周全，赢得了好人缘。乡亲们一有空闲，就爱到我家坐坐。到了晚上，每有乡亲来访，父亲就把待客“三宝”放在桌上，我记得是猴王牌茉莉花茶、金钟牌香烟和自家种的花生。大家边品边讲，家长里短、婚丧嫁娶、逸闻趣事。乡亲们说话幽默，乡土味儿浓，常让我听得入神。乡亲们畅快的谈兴和着浓浓茶香，弥漫在小屋的每一个角落，温馨和谐的氛围如亲朋挚友见面，那叫一个相见欢！

上学时，每年春节放假回家，父亲让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乡亲们写春联。受父亲影响，我从小喜爱写毛笔字，还在学校获过奖，也算有点知名度。父亲说：“写春联是你练字提升的好机会，要好好写。”乡亲们买了红纸后，我可以了，我来设计春联的大小。在老家院子里，我裁纸、找对儿（从对联书上找）、叠格、书写，忙得不亦乐乎。父亲时而默默注视，时而提笔示范，乡亲们不时点赞，我便沉浸其中了。火红的对联熠熠生辉，如信使般寄托着乡亲们对来年生活的美好祈愿。父亲让我为乡亲们写对联一事真是一举几得，既卖了红纸，聚集了人气，又方便了乡亲，更让我练字，提升书法水平。

父亲的代销点从创办到经营20多年，深得乡亲们信赖，一度红红火火，颇有影响力。20年前，父亲因病去世，我到市里工作，代销点没人照管就停办了。每当我回到老家的院子里，回忆起我家开代销点的那段时光，那些陪伴我度过美好童年的日子就一一浮现在眼前。

夏日西瓜

□祁明星

切开一个饱满的夏天
一半是圆圆的太阳
一半是圆圆的月亮
红火的日子里撒满了黑色的金子

储存多日的阳光雨露
以几何的形状排列
以立体的造型静立
这是夏天献出的一颗颗火红的心

红唇白牙配合默契
奏出和谐的交响
舌尖跳起欢快的舞蹈
大口大口地吞下琼浆玉液
犹如一股荒漠甘泉
给干渴的心儿来一次淋浴
给燥热的灵魂来一次洗礼

这融化的瓢沙汁甜一如你的温柔
甜蜜而清凉
藏在西瓜里的秘密
有着西瓜的特质
一样的鲜红
一样的甘甜
一样的爽口
让这个夏天惊艳

瓜瓢瓜籽好黑
一如你的红唇你的眉眼
一如你的红衣你的秀发
这红与黑的组合成为时尚
流行一夏流行一年流行一生

新能源建设

□马克勤 摄



遥忆五月

□杨军霞

小时候，最怕的是过五月收麦子。那时候的农家，夹道的墙壁上挂着镰刀、铁铲、铁耙、碾头、锄头等，地上放着铡刀、泵、犁、耩等，那常见的十八般农具，哪一样用起来都令年少的我愁眉苦脸。

每年五月，布谷鸟欢叫“光棍背锄”，麦子就快熟了。镰刀磨得锃亮，先割一块麦子造场，倒出麦茬，把平地面后，泼水渗透，等半湿半干的时候撒上碎麦秸，赶牲口拉石碾，一遍遍、一圈圈，直到碾得地面光溜溜为止。开始割麦，有人套牲口车，有人拉架子车，车上载着装满凉水的桶，桶里扔个柳条圈防水溢，顾不上吃早饭的还带着煮鸡蛋和葱花饼。

金色的阳光下，一家人挥镰收割，每个人都汗流浹背。记得我家地里有一棵大柳树，我收割到阴凉下就磨磨着不肯再往前，不时惹来路过人的打趣声。几天下来，一望无际的麦浪不见

了，满地金黄，好像新铺了一层灿灿的绒毯。

车上有前后排棚，先把车身装满，等装到排棚上边的高度时，母亲爬上车，踩在正中的位置，一次次接过父亲高高撩起的麦子，根据虚实情况摆放，把车装严实，直到把麦子垛得跟一座小山似的。勒绳的时候，母亲在车上把脚使劲一跺喊“嘿扎”，父亲在下边拉绳勒紧并回应“嘿扎”，绳勒稳固后，围车检查，把车上快掉的麦秸挑下来，大家齐喊“一二一”，脚步趑趄地推车走出满地凌乱的麦田。

拉回场地的路上要防备翻车，押车人用大铁叉顶住麦子偏斜的地方，路上不时传来清脆的马铃声和嗒嗒的马蹄声。一辆辆高高的麦车像威风凛凛的将士凯旋，我顿觉神气，总想跟车走，但是往往被父母撵回来。他们去卸车摊场，安排我拾麦子，最后还要再捡一遍麦穗。地里捡麦穗的老人和孩子很多，一篮子一篮子的麦穗被倒进粗布被单

里背回家。

有口渴的喊着寻水，有人搭腔就朝他走去，一边相互估算收成，一边蹲下就着水桶咕咚咕咚地喝。偶尔，远处隐隐传来“冰棍冰块”的叫卖声，我们这些没心思干活的孩子们听得很清，嚷嚷着讨来钞票跑着去买，并不约而同地找个阴凉地坐下，吃着凉凉的冰块，顿时觉得人也清凉了好多。

我最发怵的是每当太阳正毒的时候被喊去翻场，用铁叉把麦子一片片翻过来，戴着草帽，眼旋头蒙，闷热得上不来气。等麦子晒好了，套牲口拉石碾碾场，几年过去了，时兴起四轮碾场，后来又有一种先进的打场机，摊场、翻场和碾场都不用了。在场地上扯上电线，晚上趁凉快打麦脱粒，大家提来啤酒，或晾好一锅绿豆汤，有专门抱麦子的，有往机身里塞的，有堆麦秸垛的……机器声声，人影绰绰，干到天亮，一个个面目全非，累得根本不想吃饭，困极了倒头昏睡。

扬场趁风，麦皮一阵烟似的随风飘